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呂留良全集

10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中華書局

俞國林 編

214/222/0
呂留良全集

10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九

中庸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通章只在道體上說。黏住君子便鶻突。

自第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申明道不可離之意。其前後各章則皆言不離道之功也。

首節

陳際泰文君子之道有所兩而兼焉者。云云。評隱只在費中。故曰費而隱。以下數章都只說費而隱之意。自見非有兩片可分也。文竟看成兩片。却又重隱而薄費。說來反似隱而費者。亦復分開異端。不知正墮入異端之旨也。大約禪學以隱爲宗。以費爲幻。陳王從而廣之。以隱爲宗。以費爲作用。先約而後博。先一貫

而後學識其說又精於禪。足以惑世誣民。而後世有述萬曆間高顧諸公知其放誕橫恣之非。救之以名教禮法。風節謹嚴。足以力砥波蕩。而及其爲性命精微之論。則仍無能出於其上。而直破其非。卽此文所謂兩而兼焉者。蓋當時諸先生議論淵源本如此。

費隱平舉互舉。固皆不是。卽而字轉側紆迴。亦寫成兩片矣。須知卽費卽隱。

夫婦之愚節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說夫婦知道。卽夫婦之愚。道亦不離耳。與知只是萬分中一分。非道之全也。夫婦兩字。只從居室而言。聖賢學問。俱從此起。此纔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云愚人。可以與知也。

人意中但覺聖人天地不能盡處奇。不道夫婦愚不肖之能知行處正自奇。齊聖人天地夫婦愚不肖作一例看。方說得費字完全。

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輕。方不說壞聖人分量。不是聖人不求知。不是不能知。却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曾闕少。然在道却自不喫聖人知盡。真是費也。

夫婦所不能。與聖人所不知不能。總在粗淺細微處看。則兩邊皆圓徹。若將夫婦所不能。看得卑近。而以聖人所不能當稀奇事。便不明語意矣。人猶有憾。不是小天地。只在天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

釋氏小天地。小之以無。儒者小天地。小之以有。以天地之有礙其無。故小之。此誕妄無忌憚也。以道皆實有。有天地之所不能盡。

正見天地之所有不可窮也。

自漢唐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此憾之不可釋者也。然其道自在。畢竟殄滅他不得。乃道之費也。陳同父欲以漢唐充當之。則道終亡矣。此非天地之有憾。而人之爲憾於萬世也。故朱子辨之甚力。正以留此憾在。便是道耳。

小原與大一般。總是費也。

以物言之。小與大異。以道言之。小與大同。

詩云。鳶飛戾天節。

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闊。令人茫洋自失。此節又就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會。所謂喫緊爲人。活潑潑地也。上面是橫說。此是豎說。上面包

羅全體。此是在交接當機。

從氣機交接生動處。指出道體流形。最活潑親切。禪家所謂權實照用。使虛空粉碎。始露全身。吾門權實照用。却正在糟魄煨燼。無非至教。後來說悟說修。總入鬼國。

自古體道多在靜處。觀道多在動處。

此節卽氣化上看出此理之察。

羅萬藻文云云。艾千子此題形容心體活潑。昭著兩閒。方與君子之身相切。見得學者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專講陰陽化機者非是。評通章始終只說道之費。竝不在君子身心上看。卽文止文中有身心語。然亦言此理之具於身心者。無不散著於上下閒。非謂君子以此用力也。兩閒無非道之昭著。心體如何昭著於兩閒。此千子杜撰謬論。終日譏禪。而不知此說正爲禪所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三

正編

誤耳。

套說卽物見道。頭頭上具。物物上明。作圓通解悟語。乃翠竹真如。黃花般若耳。與聖人之道。天懸地隔。實理流行。上下充塞。此中有戒懼慎獨根源在。喫緊爲人。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同參。不是兩重公案也。

信手拈來。無非此理也。須道理爛熟。後見此消息。乃真消息耳。黏鳶魚不得。離鳶魚不得。頭頭上見。物物上明。如此莫又作禪會邪。禪只是處處要見他。沒有底。此却處處見得箇實有底。便是天懸地隔。

金聲文道不可載。不可破。而可察也。下端於夫婦。而上至於天地。可以觀君子察道之妙。○不載大。故鳶不必兼躍。魚不必兼飛。不破小。故鳶不知其飛。魚不知其躍。而飛有得於天。躍有得於

淵。鳶精於飛。魚精躍。鳶魚自盡其心力。無所歉於人。而人亦無以傲鳶魚。則鳶魚察也。艾千子遠邇高卑。子臣弟友。造端夫婦。中庸教人都從近處入手。若鶩窮大而失其居。非聖人意也。人至堯許。物至鷓鴣斥鷃。莊生皆以爲逍遙遊。固知鳶魚皆察也。正希之論本此。評其見處與逍遙遊又微有別。逍遙遊以放散去爲察。此却就上面玩弄精神。要這些子不走。作以爲察。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真者也。總與聖人之道背隔甚遠。正所云窮大失其居。非從近處入手道理也。千子不知禪。反爲所瞞耳。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節

上面都是將道理攤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舉。到此下一總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處幹補密實。無少欠缺。其著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今

言言卷三十一
四
五編
人開眼便止見得夫婦天地兩頭便嫌總結上文複疊無意味於是力主責重君子體道工夫硬與章句作敵也只是無聊之計。

人所以多說做工夫者以結上文複衍無意味也不知上文遠近大小夾雜零亂指示至此結出首尾完全次第而其中推移充實之無窮無不包舉原不是空空複衍也。

只是總結上文指點道體如此而體道當然之意在言外領會更活潑潑地。

原只指道體不黏君子體道意自在言表。

鳶魚節是觸著磕著頭頭都是隨手舉似此節是原始要終全身盡露語句體勢固不同然皆就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造字察字都非用力字造端對及其至也。

察卽與上察字同。謂昭著呈露也。故或問辨謝氏察見天理。游氏天地明察。楊氏孰能察之之非。凡將末節說君子工夫者。誤也。或謂上察字在上下。此察字在天地。故義訓不同。試將察字換註語讀之。上下昭著。與昭著於天地。有何分別。若必改天地察天地之察而後可。豈有此文法邪。

註止結上文三字。不是上三節說道而此節責重君子可知。故作體道者說固非。或於空論道後補出君子意亦非。蓋此章只明道不可離。而不離道之意卽在其中。看第二節註云近自夫婦居室之間。正指天倫人道之始。則夫婦二字。已具有事業功夫在。不與佛家善男子善女人同例也。知前節夫婦卽有居室之間四字。則此節結上文。自應有戒慎中和之意。又何須分作兩層乎。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五

正糾

此節是結上文。依註發揮明了。自然關切。先輩於題後另歸重君子作結。雖於本文不傷也。只是信章句道理不及。巧作狡獪耳。或云申明不可離意。卽拈體道說亦無礙。不知其非也。不可離原說道。不說君子。只明道不可離。而君子不離道之功已在言下。此中庸妙於指示處。吾正謂申明不可離。故不可黏體道說耳。

艾千子造端猶言下手入門工夫耳。乃君子入道之始事。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造端夫婦。以見道始於日用彝倫。方是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可斯須離道之意。此夫婦字。卽此章與知與能。後章子臣弟友宜室家樂妻孥父母其順之旨。非禮始男女。化起陰陽。合生於兩。愛生於欲之謂也。此天地間大道理。與君子入道工夫何涉。**評**千子之言非也。此章總說道體下八章。又就此章節節推明。各有本義。無一複疊。如千子言。

則下數章皆重出矣。看此節註只結上文三字。則造端及至是就上文兩頭總數包括語。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察乎非成功究竟也。到不遠人章。乃漸推出兩頭輕重來。就人身上說。素位章。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章。方在推行之序上說。卽此三章以至問政章。亦只是虛指道理如此。皆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不言君子不離道之功。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外。自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末開出明誠天道爲下半部。中庸張本。方是說君子體道不離之實。上半部只講道之費隱。未之及也。至夫婦二字的確宜實發。不是泛當人字用。故註中特下居室之閒四字。鳶飛魚躍。皆指陰陽妙合。網緼化醇之理。此章全主此意。故下章充之子臣弟友。至遠邇高卑章。又從妻子好合說起。以見自邇自卑之意。脈絡分明可案也。

評家云聖人論道。便有責成人功意。造端二字。當以此爲正解。非也。講起道。便說君子之道。誰道不責成人功。第說話各有次第。分章各有本旨。不是章章句句要說箇盡也。君子之道費而隱。依公等言。君子如何去費之隱之邪。此章本只言道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自見言下。其下各章言做工夫處。而道之不可離自明。章句各有界分。不可混也。且將造字作功力字。則察乎天地。又如何去察邪。總是不依章句。便不成文字。其名曰不通。不通者。講不去也。

中庸特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天地者。造物之大夫婦也。故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

有所錯。道理次序如此。聖人功用亦如此。宇宙感應變化云爲。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特於此章提出此意。下章卽指子臣弟友。與易傳之理相會。昭然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間四字。亦正不泛。然吾舉此說。人多信不及。且有譏笑之者。只緣今人渾身是人欲。而於此尤爲人欲之極。看得曖昧醜褻。不可以口宣而筆書者。不知聖人却看得此爲天理之極大極微處。戒懼慎獨。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餘倫物。皆無難盡難通之處矣。

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生。故聖人於此最重。易首乾坤。詩肇關雎。書載滂汭之試。皆此義也。自人欲橫流。於閨門衽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爲人欲之私。若不可以挂齒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理之正。禮義之從出。而戒懼慎獨之所必謹。於此得

手。其餘更無難治矣。

夫婦二字。是通章微旨。實在居室上講。一陰一陽。至天地而極。故對舉結。不曾徹得太極圖說。不能精實言之。

從夫婦二字推其極曰天地。此天地只貼夫婦本義講極精。造端乎夫婦。至察乎天地。此舉兩頭而言。中間無處不充滿。正無空隙。如鳶飛魚躍之屬。包括在及其至也中。

夫婦天地。只說兩頭耳。其中處處有理會。步步有境界。俱包裹在裏。

不是離小爲大。只總籠看便是。及其二字。原根上句來。隨處皆是。故曰察乎天地。看鳶飛節自見。

言天地中間無處不充滿也。非空指天地兩位也。

天地亦道所察。亦道所察之一端。見到此。則於理氣先後分合之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十一

「續

理釋然矣。羅整菴一生疑團。今日如桶底脫。

子曰道不遠人章

詩云伐柯伐柯節

他處詩辭點掇得。此處詩詞點掇不得。略加一兩個虛字便侵下故也。

執柯三句。是上文轉語。又是下文興語。

此節書之奧摺。全在說詩一段。有雪隱鷺飛之妙。

已不可云遠矣。然以爲猶遠者。由其胸中自有極不遠者在也。此猶字正與毛猶有倫。猶字相似。

抑其過跂其不及。無過不及爲中庸。中庸人道也。於第一個人字提闡分明。直將此字當中庸二字。而天命聖教皆貫其中。乃得淵源。

孟子平居卷三十一 乙 中庸